# 泠月清辉跃玉兔

冷月无边，凉风有信。

长安城南三十里，子午谷中一座青瓦白墙的小院。院中植着翠竹。月牙儿才爬上柳梢头，修竹随风婆娑若舞。

修竹下立着个白衣白袍的青年，剑眉虎目，鼻若悬胆唇如涂朱，若非是哪吒……三太子下凡，定是玉帝身边金

童转世。可是，这位俊美异常的青年却似闷闷不乐，心中若有无限忧闷难以排遣。

凉风袭来，一阵环佩叮咚，还未来得及回头，一件还带着体温的披风就已经悄悄的披上了他的肩膀。他伸手抓

住身后娇妻的柔荑，轻声道：「月……」

她的身子猛然一颤，低下头去，「君侯还在思念月姐姐吗？」

思念……被称为「君侯」的白衣男人只是望着天空中含笑的浅月，半响未出声。只是缓缓的松开了那只柔荑。

她让侍女们把果盘和粽子都放在石桌上之后退下去了。寂静的小院里只剩下两人和那丛修竹。

「君侯，」她在他身后温柔的道：「今晚的月亮真的很美啊。」柔软的吴侬软语，轻柔的如水乡的柔波一样，

在他坚固的心房外荡漾、轻扣着……男人依旧默默无语，冷月清辉，横枝暗影，院子里静悄悄的。忽然却被一阵孩

子的欢笑声打破了「爹，爹。」一个十二三岁的男孩子欢笑着跑进了院子里：「看我包的粽子。」

他身后紧跟着六岁多一个穿着月白色裙襦的女孩儿：「娘，娘，哥哥抢了我的粽子，那是我包的！」

「嘘……」她连忙止住孩子们的欢笑，怕他转过身来乱发脾气。

男孩子却极力的从她的手上挣脱开来，「爹，爹！你不要拉着我，你又不是我娘！」

孩童稚嫩的声音如利剑一样刺破了两个大人的心。她的脸一下子变得惨白。

男人也缓缓地转过身来，脸色铁青：「青儿，去，你娘灵前跪着。」

父亲的话有着极大的威严，小男孩迎上父亲目光，只抗争了一两下就乖乖的低头认输，转身就要走。小女孩呆

在大人的怀里，天真的看着两个大人，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青儿。」父亲的声音又在小男孩的耳后响起：「向你娘道歉。」

「她不是我娘。」小男孩回过头来，小小的脸蛋上满是愤怒的痕迹，他手指着天上的明月：「我娘，是天上月

宫里的仙子。」

「这孩子……」白衣男子望着渐渐远去的孩儿，喃喃自语道：「真像她啊……眼睛、眉毛，还有这脾气……」

「君侯，你在说什么？」

软糯糯的吴语将他从回忆中拿出来。白衣男人忽然醒悟到了什么，又看见了那怯生生躲在大人怀里的小女孩儿，

意思到她大约是被自己给吓着了。连忙换了小脸，「来，兔儿，到爹这儿来。」

小女孩怯生生的离开安全的港湾，来到她爹的跟前，细若蚊鸣的叫了声：「爹」

「兔儿乖。」白衣男子抱着女儿坐到石凳上，也对那还站着的女子道：「夫……人，请坐吧。」

「都是自家人，何必客气。」夫人温柔的笑了，坐在另一张石凳上：「东席放假，孩子们明天想去集市上玩耍，

我想知道你的意思。」

「去吧，都去吧。」他很爽快的答应了：「兔儿最近乖不乖？先生教到什么地方了？」

「先生在教『六书‘。」女孩儿奶声奶气的回答道：「哥哥已经学到《论语》了。」

「哦，」男人似乎又陷入了沉思。

夫人动手剥了一个粽子，沾上白糖地给叫兔儿的小女孩：「来，给你爹尝尝。」

「爹，你吃粽子。」

望着女儿乖巧的脸蛋，原本严肃的父亲不由得莞尔一笑，「先给你娘尝尝。」

「是。」女孩又把粽子递到夫人面前：「娘，这是你亲手包的粽子，应该你先尝。」

「好呀。」她接过粽子，轻轻咬了一口，糯米又香又软，还带着粽叶的清香，……正如她的家乡。

「绿扬，我们很久没有一起坐下来说话了吧。」男人忽然幽幽的叹了口气：「你的生日就快要到了，我却一直

冷淡了你，你一定在生气吧。」

「怎么会呢。」她只是低垂下了双目，粽子被轻轻地放回到银盘中：「君侯一直在……」

「不要叫我君侯了，你，也改了称呼吧。」他仰望着天上的月牙儿，不知道自己做的对不对。「就像她一样叫

我。」

「夫……君……」绿扬有些迟疑，望着那个已经成为她丈夫三年多了的男人。

她不敢相信，这个转换来得这么突然。

「就这样好，夫君。」他望着柳梢上浅浅微笑的月牙：「她也是这么希望的。」

＊＊＊＊＊＊＊＊＊＊＊＊六年前，长安城南三十里，子午谷中的一户小院。门上

面隶书重墨写着「明 $$宅」两个字。

深山之中，林静花娴。月儿刚刚爬上柳梢头，天光还亮着。院中央石桌边的石凳上坐着个正在做针线活儿的年

轻少妇，她的腹部已经高高隆起，看上去足有六七个月大了。

她在绣的是一个滚滚可爱的小红肚兜，看大小，正是给孩子用的。绣着绣着，忽然她秀眉一蹙，绣花针竟然扎

到了手上。

「唔，你这不乖的孩子。」她带着几分宠溺责备着自己肚子里的孩子：「娘正在给你做衣裳呢。上次你哥哥出

来的时候。是你奶奶给他做的衣裳，这一回可是娘亲自给你做衣裳啊。」

年轻的母亲正和还未出世的孩儿絮叨着，忽然拐角的回廊里走来了一大一小两个身影，前面一个淡绿色衣衫的

小孩连蹦带跳的，拉着后面白衣大人的手往里面来。

「娘，娘，我们回来了！青儿和爹看龙舟回来了！」

……

小孩子奶声奶气的声音宛如天籁，母亲张开双臂让一天没见的孩子在她怀里打个滚，撒够了娇才松开他，整顿

衣裳要起身来见夫君。

「月妹妹你身子不方便，就不要麻烦了。」

「星郎，」虽然只是一天没见，可是她的心里已经觉得好像过了七八年一样。

这一年多来，他们俩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耳鬓厮磨相依偎，东山看雨西追云，共剪窗烛读西厢。朝朝暮暮不

离分，形影相随同唱和。

「月妹妹，」他也望着一日未见的爱妻，「你真是越来越美了。」

「又笑话人家了。」泠月害羞的低下了头，「老夫老妻的了，孩子还在一边看着呢。」

「哈哈，」他朗声长笑：「月妹妹，我明星做事，还怕别人看着吗？更何况是自己的孩子……，要不我们就在

这里……」

「你……讨厌。」泠月生气的背过身去：「就会来这一套。打小你就是这样。」

……

「不坏你不爱啊。」明星站起来走到爱妻的身后，轻轻地搂住她的身子，宽大的袖袍遮住他的双手，小男孩也

对父亲母亲这种亲密的举动习以为常，一个人蹲在一边玩捉蚱蜢的游戏。

明星的手轻轻地从妻子的胸襟前插入，抚摸着那一双腻滑圆润的白兔：「又大了一点呢？」他趴在妻子耳边悄

悄道：「为我们的孩子准备好食粮了是吗？」

泠月回过头来，吻上丈夫的唇，艰难而细微道：「你能给孩子留点吗……多半是喂了你这个馋猫。」

「你敢说你的夫君是馋猫，」明星假意怒道：「本大人要惩罚你。」

「惩罚？」泠月示威性的挺了挺肚子：「谅你也不敢。」

「不敢。」明星冷冷的哼了一声：「这世界上没有我不敢干的事情。你的夫君可是人称活阎罗的。」

「我遇见你，那不是活见了鬼。」泠月娇弱无力的软瘫在丈夫怀里，让自己$$ 的意志顺着感觉的洪流慢慢

飘荡。他的手是如此的熟悉自己的身子，以至于很轻易的就能让自己兴奋起来。

「星郎……」泠月像只温顺的小猫一样靠在他胸前，「你听听我们孩子的心跳。」

「我正听着呢。」他的手伸到她的小腹上，感受着腹内胎儿有节奏的心跳声，「很乖的小孩啊，一定是个女儿。」

「才不乖呢。」泠月把自己的手和丈夫的手交织叠在一起，在她怀里撒娇似的道：「刚才你回来之前，还在肚

子里面踢我呢。一点都不乖。」

「哦？」明星握着妻子的手：「一定是知道爸爸和哥哥回来了。所以才这样。」

「不是，不是，就不是。」泠月在他怀里撒着娇：「一定是个淘气的小孩。」

「好好好，」明星感受到玉人在自己臂弯里的不依不饶，连忙改口：「不乖……不乖。等到他出来了，我这个

当爹的一定要审问审问他，问他为什么要在里面不老实。」

「这还差不多。」泠月心满意足的在丈夫脖颈上亲了一下，忽然又问道：「星郎，你说，这一回，是给青儿多

个弟弟，还是妹妹啊？」

「这个，」明星回过头去叫来儿子：「青儿，过来，你娘有话问你。」

「娘，我来了。」青儿丢下手上的虫子颠颠的跑过来站在泠月面前：「娘，有什么事？」

「乖儿子，」泠月伸手替儿子把额前的一缕乱发给理好：「你是想要娘给你生个弟弟，还是生个妹妹啊？」

话音刚落，青儿就给出了答案：「只要是娘生的，不管是弟弟妹妹，青儿都喜欢，都要和他们一起玩。」

「真乖。」泠月甜甜的笑了，拍了拍儿子的肩膀：「等你长大了，娘把娘的822jj 全部箭法都传给你，这样子

你就可以保护弟弟妹妹了，好吗？」

「好！」青儿认真的点点头：「我还要保护娘。」

「就不保护爹了？」明星故意问道。

谁知道这孩子人小鬼大，「爹有娘保护。娘说过，爹最喜欢充英雄，每次都要娘去救爹。」

「这孩子。」明星假意要打，泠月却忍不住扑哧一声笑了出来，笑的花枝乱颤：「我的好儿子，你真是娘的好

儿子。对，你爹最没本事了，每次都要你娘把他救出来。」

「原来是你这妇人嚼舌头。」明星可算是找着根苗了：「青儿，你去玩，我和你娘要比比看，谁到底没本事。」

「爹和娘要比武吗？」青儿闪动着大眼睛：「我要看，我要看。」

「不比武。」明星搂住泠月：「爹要来爱你娘了。」

「哦……」青儿知道该自己出去的时候了，当大人说要爱的时候，小孩子是……不好在场的。不过，今晚他爹

显然心情很好：「青儿，就留在这儿看你爹有多爱你娘。顺便还能听听你娘是怎么向你爹求饶的。」

「不要……在孩子面前。」泠月听到要在孩子面前……俏脸羞的通红，臻首埋在夫君怀里死活不依，却没有注

意到他的一双大手正在为自己宽衣解带。

当她反应过来的时候，衣带都已经被解开，随着他用力的几下拉扯，都从她洁白无瑕的身子上退了下去。明星

随手把这些衣服揉成一团丢给儿子：「来，替你娘保管好衣服。」

「不要啊……羞死人了……」泠月死死的护住胸前的肚兜，「还让儿子在一边看着，以后还怎么当父母。」

「正是因为咱们小时候都没看过，洞房的时候才费了那么大的劲嘛。」明星很会为自己找借口，全然忘记了。

自己曾经数次跳墙偷窥过还是邻家处子的泠月……洗澡这些不光彩的事情。

明星一用力，将娇小玲珑的泠月抱起来放在自己腿上，又伸手去解她的裙带。

才六岁的青儿呆呆的在一边看着自己的娘一点点的被爹脱光，从未见过的女人肉体在月光下，如此真实的展露

在他的眼前。

月光下的娘真的很美，身上的肌肤像水晶一样闪烁着光芒，洁白晶莹，香远益清。娘就好像一朵盛开的牡丹花

一样，美的勾魂夺魄。

娘的腰间系着一条绢带，一直垂到她的两腿之间。不知道为什么，青儿对娘双腿之间那一块黑黝黝的阴影似乎

特别有兴趣，想上前去看清楚，却只见爹大手一拉，将那条绢带扯了下来，丢在青儿面前。

他好奇的将那个东西捡起来，那是一条长长的用白绢缝成的袋子，里面似乎装着些香料。月光之下，青儿很奇

怪的在白绢上发现了一些亮晶晶的有粘性的液……体。这是什么呢？他不知道。再抬头去看娘的时候，娘下面已经

是一丝不挂，但是双腿依然紧紧闭合着，她把头埋在爹的怀里。胸前的双乳随着她的呼吸不停的颤抖。

青儿知道，那两个大大的乳房是为他未来的弟弟妹妹储存食物用的，他也曾经从那里汲取过一年多的营养。晚

上睡觉的时候，他总是觉得母亲胸前有着一股特别的香气。只是，母亲从来不让他再看看那个地方。但是他也发现，

如果晚上睡觉的时候，装作睡着了的样子，摸一摸的话，母亲是不会管他的。

爹的手轻轻地在娘的肚皮上爱抚着，那里面有青儿未来的弟弟妹妹，也是他出来的地方。爹的手在上面待了好

久，还和娘说了好半天的悄悄话。也不知道为什么，或许是爹说了什么，娘居然慢慢的把紧紧合拢着的双腿分开了，

两个膝盖分的好开好开，以至于青儿可以清楚地看见娘的下身，原来是长满了黑色的闪亮 822jj的弯曲的毛发。这

里，和男孩的很不一样。青儿直觉的意识到了这一点。

爹的手温柔的伸进了娘的下身，他的袖袍太宽敞了，挡住了青儿的视线，然后他们俩转了一下身子，爹背对着

青儿，抱着娘。开始动手解开娘的肚兜，不一会儿，石桌上，多出来了一个鲜红的鸳鸯肚兜，而青儿也知道了，现

在他美丽的娘，已经是一丝不挂了。

娘站了起来，双手捧着那一对颤巍巍的乳房，爹忽然扑上去，咬住了左边的一个，然后爹还用手在右边的那个

上面揉捏着。娘紧紧的抱着爹的头，脸上的表情似乎是痛苦，又似乎是欢喜，最里面发出青儿听不懂的「嗯哼……

嗯……哼……啊……哼……」的声音。

青儿站在竹的倒影之下，距离眼前这一幕鱼水巫山相去十步。他清楚地看见，娘的那一团雪白腻滑的乳肉，他

想看而不能看，他想摸而不能摸的乳肉就在他眼……前被爹随意的揉来揉去。而娘的脸，早就已经红的好像能滴出

血来一样了。

又过了一会儿，爹松开了那两团乳肉，却回过头来向他招招手：「过来，青儿。」

「作死的，你又要干什么。」泠月慌乱的想抓起什么来掩饰自己的身子，可是她的衣服差不多都在一步步走过

来的亲生儿子手上。

「没什么，就让儿子吃两口奶。」明星溺爱的把儿子牵引过来。泠月慌忙用一双藕臂遮住胸前的丰满。可是青

儿依旧从那白皙的双臂中看见了跳跃不已的一对玉兔。

「娘……」青儿望着娘的身子不知道该说什么好。明星把妻子翻转过来抱住，用自己的双腿强行插到她的两腿

之间，对着儿子道：「看，这就是你娘的身子，是不是很美？」

青儿傻傻的点点头。泠月依旧羞着脸骂着不要脸的丈夫：「哪有你这么做事……的，让儿子看娘的身子。」

「怎么不能看了。」明星笑嘻嘻的用双手托着泠月的一双白兔：「这可是你身上的一块肉。儿子，过来看，这

就是你小时候吃过的奶。」

青儿好奇的伸手去摸了摸，从圆弧形的乳房外廓一直攀升到那挺翘的深红色乳头上，试着用手捏了捏，没有乳

水流出来。这让他很失望。

「小东西，你也和你老子一路货色。」泠月骂着自己的儿子，「快点回书房去。」

「别听你娘的，今天都听你爹的。」明星豪爽的做了决定：「儿子，你娘的奶子大不大？」

青儿懵懵懂懂的点点头。明星忽然大笑了起来：「这都是你老子我的功劳。

当初我偷看你娘洗澡的时候，她这儿平的像个男人。」

「你胡说什么。」泠月最忌讳的事情被心爱的人提起来，只有羞，没有恼。

……而亲生儿子正在好奇的玩弄着她的身体这个事实，却又给她带来了强烈的刺激。

青儿好奇的把耳朵附到母亲圆滚滚的肚皮上，仔细的听了一阵子，惊喜的道：「娘。里面的声音好像更清楚了！」

「你别自己多想歪了。」明星的手在妻子身上来回游走着：「他还什么都不懂呢。他只知道，是爹在爱娘。」

「那也不用这样吧。」泠月还是无法克服自己内心的羞耻感，「你真是个坏蛋。」

「那就再坏一点吧。」原来不知道何时，明星已经释放出了自己的凶器，很轻松就进入了那个无比留恋的温柔

乡。

「还是这儿最舒服。」明星缓缓的在泠月身体里抽插着：「月儿，舒服吗？」

「舒服。星郎。」泠月迷迷糊糊的闭上双眼，享受着下面有节奏的律动。明星的温柔，只对她才有，这是她的

骄傲。因而她也愿意在他的臂弯里展现她作为……女人的全部美好。

明星看着怀里的女人，觉得她就是降落在凡间的仙子，美丽，温柔，善良。

自己何等的幸运，才娶了这样的一个妻子，不求荣华富贵，但求白首偕老……＊＊＊＊＊＊

＊＊＊＊＊＊绿扬望着已经成为自己丈夫三年的男人，他缓缓地从银盘里拿过那个她刚刚吃了一口的粽子，

也轻轻咬了一口，很香很甜。泠月在厨艺上很差劲，对于照料孩子也不是十分在行。可是她在他的心中，永远都是

无可替代的妻子。

他拍了拍女儿的头，示意让她回屋去玩。

院子里只留下这一对几乎无言的夫妻。

「青儿长大了，」他终于缓缓开口了：「该离开家去外面了。」

「青儿。」她几乎要惊叫起来：「他还小。」

「他留在这里对你是伤害。」明星望着绿扬：「他一直不认你当母亲，这两 $$年，他看你的目光是越发的

仇恨了。他不敢恨我，只能将愤怨发泄在你身上。下个月，我就要离开长安去辽东。留你和他在一起。说实话，我

担心你。」

「他还是个孩子啊。」绿杨苦苦哀求道。

「十二岁的时候，他的母亲就已经会射杀天上的恶雕；十三岁的时候，他的父亲杀死了青州城外吃人的猛虎。」

明星幽幽的叹口气：「有这样的子嗣，我们明家的事情只会越来越多呢。你知道，我是在杀光了我所有的兄弟之后

当上明家的家主的。其中还有两个，是我一母同胞的亲兄弟。」

「可是，是他们害死月姐姐在先。」

「不，其实我早有杀心，只是月儿对我说，要放下屠刀立地成佛。愿意陪我在一个幽静的地方，平平安安的度

过一生。我答应了月儿，不去追逐明家家主的位置。但是他们害死了月儿，我也就食言了。」

$$

「如果……」绿扬低声道：「月姐姐在的话。夫君，应该再也不会动剑了的吧。」

「嗯？」

「昨夜。」绿扬似乎在说什么不太好意思的事情：「我照顾兔儿睡下之后，准备再出去看看有没有什么疏漏，

经过书房的时候，听见了里面鹤舞剑在发出奇怪的声音。」

「鹤舞剑吗……」明星沉吟了一会儿：「让青儿带着鹤舞出去吧，我会给他找个好的先生。这件事情就这么决

定了。」

「是。」听到丈夫这么说，绿扬知道已经完全没有希望了。将儿子赶出府邸，让他在外面自己闯荡，或者成就

英雄霸业，或者穷困潦倒，走投无路，物竞天择，适者生存。是这个乱世豪门之中用来选择继承人的不二法则。

只是，青儿的确似乎还小了一点。

「我们也该来说说我们的事情了。」明星温柔的拉起绿扬的小手：「我很快……就走了。良宵苦短啊。」

绿扬的脸刷的一下红透了。明星猛然一用力，将她整个人身子打横抱起，大步流星的走回卧室，重重的把她扔

在了床上。

剧烈冲撞的眩晕感还没有消失，一具极富有男性魔力的身躯便压了上来，一双不知道杀过多少人的大手在她身

上乱扯乱撕一通，将好端端的一件衣服给扯成了破烂，露出里面娇美的女体。

每一次，他们的行房都是这样粗暴。他似乎从来不懂得温柔为何物，用对待着女仆和妓女的手段施加在她身上。

她还记得，他们的新婚之夜，怀着少女出嫁的忐忑不安，她还没有来得及向梦中的夫婿诉说绵绵情意，就被他狠狠

地推倒，昂贵的新婚礼服被扯烂丢在一边。她无法相信骑在她身上的那个英俊男人是坊间流传的风度翩翩，温文尔

雅的毅侯明星。他粗鲁的动作，冷酷的眼神，一点也看$$ 不出他有什么特质。

那一夜，她是被强奸的。她被恐惧束缚住的身子无法抗拒惯于骑马打仗的将军的力量。他杀气腾腾的肉棒轻而

易举的粉碎了处女膜的抵抗，蛮横的征服军在未经开坑的处女地里高速行军着，将她初经人事的小径摧残的血迹斑

斑。最后，他在她体内蛮横的发射了一炮又一炮，直到他精疲力竭（这还一多半是酒宴上同僚们灌下去的美酒的功

劳）倒下去之后，还把她紧紧的压在身下，动弹不得。而那个多走她贞洁的肉棒，整整一夜都插在她疼痛不已的处

女穴中。

此后的两年，她几乎是委曲求全，忘掉自己伯爵之女的身份，把自己降低到侯爵大人的发泄道具的地位上。虽

然外边人看她光鲜，是女皇陛下得力的将军，大晋朝廷忠心的侯爵的正妻，其实只有她自己心里才知道，她的地位

还不如他的 $$一条猎犬。她在床上扮演的角色只不过是一个供他发泄性欲和破坏欲的肉体而已。

那两年，正是明星与他兄弟交战，并登上明家家主地位的两年。

这两年地狱般的生活，随着明星最后一个兄弟的死而告终。

他也带着儿女和她来到了这个小小的别院。

虽然在这里，他在床上还是一如既往的粗暴，但是生活上，却开始变得温柔起来了。她知道自己的地位已经开

始慢慢上升。从一些老下人的口中，她知道了这个院子的来龙去脉。这里的前任女主人，聪明能干，温柔善良。不

仅与主人青梅竹马，是从小一起长大的玩伴，更是一起扶助女皇登基的功臣。在那场血雨腥风的变乱中。主人曾经

数次险遭不测，都是主母奋不顾身的舍身相救，才使主人平安脱险。

在女皇登基后，他们一同在这个院子里度过了两年的无忧无虑的生活。跟随 822jj了明星十多年的卫士长总是

说，那是家主一生中笑声最多的日子。

没有勾心斗角没有尔虞我诈没有步步为营没有三十六计他带自己来这里，是为了向过去告别吗？

明星将绿扬的衣裙很快就扯掉，急不可待的就揉按上她的双乳，她不顾他的动作，耐心的帮他解着腰带，释放

出那一只肉枪，然后闭上眼睛，分开双腿，等着被强行插入的感觉。

果然，那个东西进来了，她的喉咙似乎被什么推了一下一样，好像血气都忍不住往上涌了过来。明星在她体内

快速的进出了一阵子之后，慢慢的停了下来。

她睁开眼睛看着他：「怎么了？」他也在看着她：「我很粗鲁是不是？」

「不。」她又闭上了眼睛。如果从来都没有享受过温柔，那么也就无所谓粗……鲁不粗鲁的了。

他又在她身体里缓缓地动了起来，不过却是缓慢的，轻微的，而且他的手指也爱怜的在她身体的敏感地方来回

挑逗着。终于她忍耐不住，发出了一声娇吟：「啊……好舒服……你的动作，好温柔啊……」

「过去一直不想对你温柔。」他一边动作着，一边对她说道：「是我总觉得对不起月儿。」

「我知道，夫君，心里面一直都有月姐姐。」她的花径被肉棒的充实感涨的好快活，好满足，双腿情不自禁的

盘在了他的熊腰之上，「我，我知道君侯心里面只有月姐姐，没有别的女人。」

「叫我星郎。」他简短的说道，又在她体内发动一次温柔倒是猛烈的攻势，将她推向更高的巅峰。

「星……星郎……」绿扬美的几乎说不出话来了：「我……好快活……从来都没有……」 $$快感在她体内

翻江倒海，刺激的她情不自禁的流出了幸福的泪水。

「今天，我要宣布，你，就是我的妻子。」明星抓着她的肩膀，「准备好了吗？为我怀孕，生下我们的宝宝？」

「我准备好了。」她喜悦的张开双腿，好让他能够更深入。而他也不负所望。

最后几十下从此力度又大又猛，最后一下完全深入到花心中去，狠狠地喷洒出浓稠的精华，将她又一次带上了

高潮。

「美吗？」射完之后，明星没有急着拔出来，而是倒提其她的臀部，让小穴朝天，好让精液能够更多更深的流

进她的体内。

「美死了。」绿扬粉脸嫣红，「星郎……绿扬终于成了你的女人了。」

「对不起，让你等了这么久。」

「是夫君情深意重。」绿扬品味着方才的美好：「月姐姐与夫君在一起的时……候，一定是她最幸福的时刻。」

「还想要吗？」明星俯下身去吻着她甜美的双唇，「我要让你为我生一大堆的宝宝。」

「要。」绿扬欢喜的搂住他的背：「让绿扬为星郎生一堆可爱的宝宝。」

听见她的话，明星便又开始了辛勤的耕耘，这时明月悄悄爬上了窗头。他一抬头正好看见泠月似乎在对着他说

：「星郎，我们再生一个宝宝好不好？」

「好啊？生男的还是生女的呢？」他努力的在她身上挺动着。

「生女的吧。」泠月迷迷糊糊的回答道：「让青儿以后保护她。就像你保护我一样。」

「那好啊，那我们的女儿叫什么呢？」

「我不知道啦……」泠月搂着他强壮的身躯：「月亮出来了没有？」

「出来了，就在窗子外面呢。」

「就叫兔儿吧。仙子手中的兔儿……」

……

「好，就叫兔儿吧，不过我要先尝尝你这对玉兔。」

「还没有尝够啊……」

「怎么尝的够呢……哈哈……越尝越有味道啊……」【完】